

逃避还是面对

张欣

遇到自己不想面对的事情，逃避是本能的反应。

我有一个家教朋友，说她的一个女学生还没上初中，不仅疑似焦虑引起了暴饮暴食过度肥胖，还有情不自禁拔眉毛的习惯。女学生的家长是个医生，肯花钱请家教补课但是不愿意管理女儿的健康问题，是不是不好理解。

我也认识一个前辈，他儿子的意识出了问题经常胡言乱语甚至跟父母动手，后来对这个孩子的诊断的确是精神分裂症。但是之前家长就是不愿意面对，非说他是受了刺激一时犯糊涂从而延误了治疗时间。

从旁观者的角度我们会说这种事情怎么能够逃避呢，身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不是太简单的道理。

然而一旦我们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很难保证第一时间就能面对。

为什么？

大事方面我们认为自己不应该碰上这样的问题，一个高学历家庭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低分学渣或者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内心深处的羞耻感就是过不去的一道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小事方面如果买错了东西，一想到啰嗦又复杂的后续还是算了吧认倒霉吧。

如果是自己工作上的失误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怨天怨地怨别人怨环境，其实就是不想面对能逃避到什么程度就逃避到什么程度。

我自己最胖的时候就不愿意站到秤上去，身体稍有不适反而不愿意去体检。确定这样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所以，千千万万鸡娃的另一面是一些沉默的身体已经报警的孩子。

现在愈演愈烈的是大家都害怕已经预感到的不可收拾的后果，加上工作已经 996，各种关系也都是勉强维持哪里还有余力解决那些让人无语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有个胖女儿，他就下定决心暂时放下手下的部分工作，每天早上没闹钟起床拉住女儿一起跑步，每天哦，风雨无阻，也是非常辛苦的。直到女儿瘦下来有了减肥的信心也尝到瘦下来的各种好处才算罢休。

你看，只要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情况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各种埋怨有什么用呢，就是应该用行动表态，来吧我们一起面对。

前段时间我所做的一项工作受到批评，我选择了面对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对方还比较满意算是危机处理的一次小小实践。感觉遇到事情勇敢面对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问题，能够倾听对方的诉求甚至抱怨，同时也能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这样你的另一半或者孩子才可能也有沟通的愿望。如果我们都选择逃避或者回避只会让这件事情滑向不可控制的状态，成为巨大的包袱越背越重直到最终压垮我们。

更多的人是害怕失败的结果，希望拖到答案在风中飘。

其实靠谱是什么，就是办不成的事也要有交待，就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甚至最糟糕的局面，然后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也要总结教训检查自身的问题，这才是另一种圆满。

因为我们都是在失败中成长的。

热天是喝啤酒的黄金季，我把它当防暑降温的清凉饮料。一杯啤酒直溜溜下肚，旋而奔出几个荡气回肠的嗝，那才叫惬意。

啤酒分瓶罐装和零拷。瓶罐装是熟啤，上海人平时多吃瓶装。零拷是生啤，也叫鲜啤，多是上海啤酒厂的鹅牌黄啤，用槽车拉到店里零售。

喝啤酒是冰镇比常温好。没冰箱时，吃冰啤只有去店家。客居杭州，院里有口井，遂成天然冰箱。把啤酒放入网兜，扎紧口系长绳，沉入井里，喝时取出。二十多年前去西班牙，无论在帕尔玛还是塞维利亚，从酒吧餐馆到酒店，喝啤酒的杯全冰过。过去喝冰啤，酒是冰的，盛酒杯却是常温；影响了口感和享受。人家是冰酒杯配冰啤，好马配好鞍，惬意不打折。

我喝啤酒一要冰，冬天也如此，二是黄、白、黑啤中，最爱黑啤。捷克还有红啤，当地朋友说是半黑啤。上海产黑啤最早是英商怡和，在 1938 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有 ABC 狮宝酒，由益民与新加坡合资生产。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啤酒仍是上海的紧俏商品，特别在夏天。那时，只要听得玻璃瓶碰撞声传来，立刻拎起空啤酒

瓶冲出去买啤酒。几乎每户上海人家都备有空啤酒瓶，因为买啤酒要以瓶换瓶。有的店可押瓶，付一角押瓶费，给一张黄中显黑、四边磨起毛的硬板纸牌，上敲店家红图章。全家从杭州搬回上海，买啤酒没瓶，靠亲戚送几个，加上自己攒起来的酱油瓶和辣酱油瓶。

那时，啤酒配给。只有靠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知哪家店进货或开卖，就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曾听一朋友说，日本一电视台出画面竞猜：拿热水瓶和水壶的

上海人排队买什么？观众无人答对。答案是：排队买啤酒。

在啤酒供应紧张的 1986 年，市政府发《关于控制啤酒外流的通知》：不得“卖大户”（把紧俏商品较多卖一对象），不准搭卖，销市外凭市专卖局“准运证”。

1987 年，为解决吃啤酒难，“新增啤酒年生产能力 6 万吨”被列入上海实事工程。在梅陇建上海益民啤酒厂，牌子力波（REEB），取 BEER（啤酒）头尾两字母颠倒而成；我有幸成为其质量监督员。

到 1993 年，成为上海有啤酒生产史来第一个年销量破 10 万吨的企业。不少人喝酒起步啤

袁念琪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上海人的啤酒

儒雅之士，往往散发着博学从容、飘逸超脱的气宇。一个“儒”字，消解着凶悍、俗浊之气，多侧面传递着仁义、文明、礼仪、秩序、理性的气息。“儒”的字形演变，镌刻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印迹呢？

从人从需，字面上似乎可解释为有需求的人。但是，三百六十行，哪一行都是人们生活之所需，“需”与“儒”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回看字源，金文显示，“需”原本勾画的是一个人形四周布满水滴。有的认为，这表示旱天亟求雨，以至于虚脱流汗，所以有柔弱之义，同时也说明雨水是农耕季节人们多么渴盼的甘霖。也有的认为，这是求雨后的雨淋状，是正逢其时、恰到好处

的“农需”。中国古代的多种求雨仪式，也印证了“需”的形象和会意所指，比如暴晒求雨、焚身求雨、舞龙求雨等。字形的演变，反映了这类习俗及其心理感受的变化过程。从人体流汗到雨淋人体，再到从雨从而的构造，一系列字形变化，都集中在同一个义涵，即远古求雨祈雨仪式。蛮荒年代，先民无奈、困厄、柔弱、窘迫的境况，昭然如睹。至于“澡身而浴”之说，远古的祭司有那么从容庄重吗？

这个“而”的介入，也并非莫名“讹变”，恰恰强化了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特征。“而”，原本指脸颊上的胡须。“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作为成年男人的象征，胡须必不可少，也就是“必须”。这一意义切入“需”之中，点化了“雨”的农耕必要性。“须”所具有的细弱绵柔特性也一同嵌入其中。

“儒，术士之称。”通过多视角探究，

“需”的本义大体可以判断为运用巫术参与或主持求雨仪式，“儒”的再构造，进一步强化了将“人”置于烈日下暴晒以求雨的情形。春秋时期，“儒”特指主持典礼的专业人士，不正是其早期职守的一个侧影吗？

“术士”也许地位卑微，但必须知晓天文地理，有其专业和专长。所以，作为巫师或司仪的“儒”，一经问世，就定义了“读书人”或知识者的身份特征。由此，博洽多闻、温和谦逊、崇仁重礼，似乎成了这个群体也就是如今称为“知识分子”群体亘古不变的基因。至于互联网时代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又另当别论。只是想弱弱问一下：作为知识分子，究竟是知识网更多还是公共性更多？多了公共性，少了知识性，公共性还有什么意义呢？

以“儒”为支点，“濡”点化了淋湿的涵义；“孺”强化了幼小的意义；“儒”体现了胆怯而不敢言的一面；“孺”还原了柔软无力的特性……奇巧的汉字，依据本义的多重呈现，魔方般转换着相应的字形字义。这或许就是汉字的魅力之所在吧。

历史上，“儒”作为知识阶层，从低微的祭司到博学之士，从求雨巫术到济世教民，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再到九儒十丐，“臭老九”，或多或少携带着“体虚”特征。在文明昌盛的新时代，“儒”以堂堂须眉之躯，能不能焕发“坚且直”的良知品格，成为“蒸不烂、煮不熟、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呢？

今天刚把译文出版社的《无缘社会》看完。在毗邻的岛国，不少人有着逐渐与社会失去联系，最终孤独离开人间的担忧。作为银行“工作狂”，高野君的家庭分崩离析，健康也每况愈下。当他步入暮年，虽然尚且不错的经济情况可以为他提供一定保障，但随着职场联络减少，单薄的亲缘关系无法托起他的人生孤岛。而对于不少青壮年来说，不稳定的雇佣关系难以让他们迈入婚姻大门。将社交寄托在社交网络上，他们同样担忧自己的将来……家庭、企业作为部分社会联系网络，越发显得参差起来。

四五年前，我正巧为一个试图“横向打破社会隔阂”的项目服务。在海外定居的子女，繁华地段空荡荡的房子，炎炎夏日仍然坐在街头看热闹的老人，给当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同事们彼时笔下写着的是“永不熄灯的便利店才是妥妥的治愈系”“单身消费新趋势”。因为平时总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家捕捉热点，偶尔外出参加一次同学聚会，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烟火气。

一旁的同学试图和我分享阳台。但我婉拒了他：“请让我晒一会儿，我真的太久没有见到太阳了。”

尽管写着试图构建网络共同议题的稿子，但在渴望与外界建立联系这件事情上，作为年轻一代，我深感和银发族们分享着相似的心情。

文字和信息，真的足以构成社会联系的要素吗？我心存疑惑，并渴望在线下找到答案。

前阵子，在市中心的英语角，我遇见了一位打扮时髦的上海女性。早年家境显赫，她的几个姐妹都已前往海外定居，几个子女中，只有她留在国内照顾母亲。

就在前几年，她的独生子因为过敏喉头水肿在家里离世了。“我的孩子和他爸爸说：我的作品刚刚完成，你可记得千万别碰它们啊。”晚年丧子的痛苦使她长久地陷入沉痛中，但渴望与家人相聚，渴望和更多年轻人交流，似乎构成了她融入新团体的动力。

在年轻人扎堆的英语角，她试着加年轻人的微信，给自己孩子年龄相仿的男孩介绍对象，还和老师们成了朋友。“凯蒂在上好课以后总是喜欢留下来和人聊天。”英语角的老师告诉我。“我这个年纪出国是不太可能了。”凯蒂和我。但她一遍又一遍地跟着我练习发音，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她用语言和姐妹们建立联系的一种尝试。

“人，只有意识到自己在‘关联’中的存在与角色，才能够生存下去。”

但愿凯蒂在家边的社交场所，能找到自己的新角色。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沙水清



瓯江晨曲 (油画) 胡曰龙

屋，都无偿地捐献出来，为北京市民解决住房问题效力。过了几年，周恩来总理鼓励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自愿担任他的入党介绍人，程砚秋在入党申请书上表示，再把自己六七处房产以及开滦煤矿、东亚和启新三种股票全部捐献给国家。

所谓精神贵族，用孔夫子的说法就是“君子”，君子行仁、行义，此外也尚勇者，而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1942 年有一天程砚秋回到北平前门火车站，警察检查时在他身上乱摸。程砚秋奋起抗争，依托一个柱子，以训练有素的武术功夫，面对那几个警察，上来一个撂倒一个，弄得他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狼狈逃窜。然后程砚秋擦干脸上的血迹，扬长而去。

人们往往会说程派格调高，唱腔柔中蓄刚，原来这样的艺术品格是来自程砚秋作为精神贵族的崇高人格。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十发一生奉行“精艺报国”，人生有涯而品德、艺术无涯。

程砚秋出身于满清的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本姓“索绰罗氏”，属于正黄旗。程砚秋的先祖当过相国，父亲荣寿世袭将军爵位。然而世事浮沉，家道中落，后来沦为贫民，母亲带着他在南城穷街窄巷补裁衣度日。进入梨园行之初他的本名是程艳秋，后来把“艳”字改成“砚”，以让自己的名字里有文房四宝。如今我们在程砚秋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他读史书的心得体会。翁偶红先生在回忆录中谈到 1926 年初识程砚秋时的印象，当时程砚秋 22 岁。翁偶虹先生说：我感到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我认识不多的名演员中，他似乎不像是个演员，而更像是一位学者。

梨园弟子往往自幼学戏，能够执笔撰文者不多，更谈不上接受学术训练。关于京剧的学问多数是由痴迷于艺术的票友来做的，然而票友往往缺乏相关的舞台经验，在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方面常见一些缺憾。可是程砚秋不然，他能够把宏观和微观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地把技术提炼成学问，又以学术成果来解决具体的艺术问题，这是非常罕见的。程砚秋身后留下数十万字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的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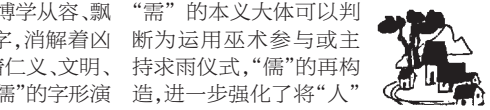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君子程砚秋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

博洽多闻 温和谦逊